

于行走中抵达，于回望中疗愈

——读徐则臣的《我要从南走到北》

○ 陈进武

三十多年前，崔健“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”的摇滚吟唱，内在地表达了一种从稳定秩序迈向不确定状态的“行走的叛逆”。如今，徐则臣的散文集《我要从南走到北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6年版）径直借用这一摇滚歌词作为书名，将个体的人生轨迹锚定在这句摇滚式的宣言之上，或许并非巧合。

最初拿到《我要从南走到北》时，书封上一行小字瞬间抓住了我：“一样的苦闷，一样的挣扎，一样的居无定所。”这不仅是徐则臣对每位拿起这本书的读者的真诚剖白，也是对“70后”这代人精神处境的精准概括。这部近17万字篇幅的散文集，以作者自苏北东海出生成长到北京求学立业的行走轨迹为脉络，分“夜火车，小县城”“回万柳的路上挂满灯笼”“送流水”三辑，真诚地记录了一位“行走”的写作者通过阅读与写作实现精神抵达与情感疗愈的历程。

如果说，“行走”是徐则臣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学标识，那么，其散文中反复出现的“行走”的意象，则构成了另一条更贴合个体本心、更具私人性的精神坐标，成为理解其精神世界的关键所在。显然，连云港东海县作为徐则臣的故乡，正是其人生行旅与精神迁徙的原点。在首篇《放牛记》中，徐则臣写道：“我现在想不起我何时开始了放牛娃的生涯，又在哪一天彻底结束了这种生活。”在相对模糊的时间感中，作者以更直接的方式感知温热故土与乡村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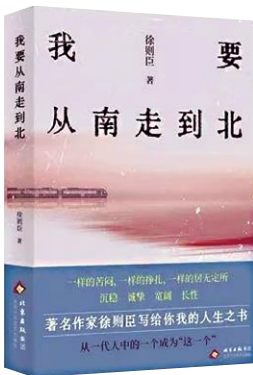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去小学校的路》中，那条身处村外、通向学校的土路，北面是村庄，南面是阔大野地，生长着四时的荒草和庄稼，这条路不仅是连接城乡地理空间的纽带，而且成为通往乡民们精神世界的通道。而《母亲的牙齿》将母亲常年操劳损耗的牙齿，具象化为乡村家庭生活的甘苦，《近乡》《大地上的事情》则把视线投向祖辈、父辈以及货郎、算命瞎子等乡民们在岁月的奔波。在这些篇章中，乡村童年交织着温情与遗憾，也埋下了离别、缺失所造成的精神隐痛。

当徐则臣以“跑步”的姿态出场时，实则是成年后的他跨越了城乡之间的隔阂，在地理位移中实现了行走意义上的精神

抵达。《夜火车，小县城》《开往黑夜的火车》等记录从闭塞县城闯入繁华首都的现实图景，车厢里拥挤的异乡人、窗外不断后退的夜色，指向异乡人寻求安妥的精神状态。《九年》中，九年求学岁月，是作者从乡村步入县城，不断精进学识的成长历程。《进北大记》《墙外看北大》中，踏入燕园是作者精神重塑的开端，墙外张望是困顿青年向求学过的精神高地的致敬。由此可以说，这一过程既填补了作者早年乡土失根与都市漂泊所造成的精神空缺，也使悬浮的个体心灵得以寻获暂时安稳的依托。

然而，从北大毕业到北京工作以后，徐则臣却又面临着既无法完全融入都市，成为真正的“北京人”，又无法重做“东海人”的身份焦虑。在《生活在楼上》《生活在北京》中，都市的高层公寓隔绝了乡土的大地烟火，而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中，个体被裹挟于快节奏的生活洪流之中。而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中关村的麻辣烫》中，对于在中关村奔波谋生、日日穿梭于街巷楼宇的个体而言，一碗烟火气十足的麻辣烫，却又是平淡生活中的切实温暖。面对都市漂泊带来的心灵困顿，徐则臣将现实无处安放的情绪、无处落脚的灵魂，全部收纳于纸笔之间。他干脆将阅读与写作直接命名为“纸上生活”，那一句“我怎么就过上了这样一种纸上生活”的自问，无疑构成了一种对抗漂泊与迁徙的精神自救。

对于徐则臣而言，行走抵达之处，亦是回望故乡之时。也正是在这种频频的回望之中，他完成了情感的回溯与精神的自我疗愈。在《风吹一生》中，在北京的家中听见风吹窗户的声音，徐则臣深感：“这种节奏的敲打声我熟悉，这些风一定是从我家乡来的。”“它们远道而来是为了唤一个人回去，是唤我吧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。”可以说，这些“风”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，还是一种情感的纽带，它将地理距离转化为情感距离，更是将现实缺席转化为情感在场。



徐则臣的回望故乡并未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故土眷恋，而是注入了更为深广的精神内涵与更为丰沛的情感力量。《放牛记》中那些牛棚牛槽、晨昏牧歌、田间烟火，《露天电影》中暮色时乡民相聚、光影流转的乡间图景，都是乡土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温情慰藉。而《缺少年味的春节》只是一个小长假直面城镇化进程中传

统年味渐淡的现实，在理性剖析时代变迁的同时，也劝勉人们放下对故乡固守的执念。《回万柳的路上挂满灯笼》中，“华安肥牛”火锅店摇曳的灯笼照亮岁末回家路途，漂泊人生终于拥有安稳的归处。不难看出，作者于回望中审视故乡，在审视中观照当下，沉淀出明辨来路、安顿内心与自我疗愈的人生智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二十七岁时的文学自传：转身》《我的三十岁》中，徐则臣写出了二十七岁的人生转身告别青春莽撞，三十岁直面成熟所确证的生存意义，站在人生节点复盘人生行路，与曾经困顿、迷茫的自己握手言和。尤其在为人父以后，徐则臣在《给儿子的信》中坦陈“当爹的人”在儿子面前卸下坚硬外壳，露出柔软而深情的内心，道出了自己从乡土到都市一路走来的人生体悟与温暖收获。年少时从父母身上体会到的生活困顿，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得到重新理解，也消解了《母亲的牙齿》等篇章里深藏的愧疚与遗憾。

回到《阳光与阴影》中“那个夏天的黄昏”，徐则臣“读完了张炜的长篇小说《家族》，穿着大短裤从宿舍里跑出来”，那一刻，文学之灯在他心中骤然亮起。自此，他以文字回溯历史、叩问时代与现实，在故乡与都市、过往与当下之间往返穿梭。当下，从放牛的山坡到跑步的中关村，从夜行的火车到域外的“中国城”，《我要从南走到北》所记述的从南向北的个人行路录，既是徐则臣用文学疗愈自我的生命书写，也是城镇化进程中“70后”一代人的精神档案。

读朱鸿散文集《灵魂里的风》有感

○ 陈答才

朱鸿的作品，我过去偶尔也在相关报刊读过一些。近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新散文集《灵魂里的风》，引起我强烈的感慨，对作者有了新的认识，这就是：格局、学术、思想和贯通。

所谓格局，是指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广度、思维深度与行为气度的综合体现。其核心内涵认知维度，决定着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。格局大者能跳出眼前琐碎，看到长远趋势；格局小者易被局部得失困住手脚。从心态维度上看，格局大者不斤斤计较，能容人容事，能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失。从行为维度上看，反映在决策与处事方式上，如遇冲突是否选择沉默而非争辩，面对利益是否愿意分享或退让。

读《灵魂里的风》的第一单元第三篇《路遥葬礼上的一幕》，一下就让我对作者有了新认知，一下让我从作品到人格重新认识朱鸿还是一个有格局的人，而且是有大格局的人。

读罢《路遥葬礼上的一幕》，我对朱鸿、对作品的偏见一扫而光。作品写道：“在二十世纪，我参加的最悲痛的葬礼是路遥的葬礼。吊唁大厅群贤毕至，少长相拥。路遥女儿凄厉地哭着，有裂胆坼肺之感。”吊唁大厅，路遥亲属纵列一排，靠墙站在吊唁大厅的右边。告别路遥，离开大厅之前，凡领导、路遥同事、路遥的交游、研究者、崇拜者及路遥夫人林达的攸关者，会跟这些家属次第握手，以示慰问。然而朱鸿注意到，除了几位领导，并非所有的人，应该是很多人，肯定超过一半的人，罔顾林达的存在，



不跟她握手，冷遇而去。林达坚韧地立足于亲属之首，她的脸像冰棍一样惨白。朱鸿特别写道：“我认识路遥，也认识林达，且有往来。我多唔路遥，不过认识林达略早。我缓缓移动，斟酌着要不要像其他人一样，不跟她握手。我走近路遥，向路遥三鞠躬，便慢慢一个转弯，接着，就是纵列一排的路遥的亲属了。我跟他们一一握手，顷刻便

轮到林达了。我犹豫着，终于姑且从俗，假装未看见她，机械地几步，走了。”经过30多年的沉淀，再认知，朱鸿认识到“权力是有分寸的，可惜当年不懂，从而出现了路遥葬礼上的这一幕。实际上我也并没有权利批评那些特别喜欢路遥的很多人，然而究竟谁比林达高贵呢？”他在这篇散文最后特别表示“检讨，反省，承认自己的失礼、粗鲁和错误，甚至以某种得体的方式道歉，是一种智慧、一种勇气，更是一种文明”。能在几十年后对先前的“失礼、粗鲁和错误”进行灵魂的检讨，这真是一种认知上的飞跃，体现了他行为上的自检和心态上的大格局。全书这样的认知颠覆和行为自检还有多处。

《灵魂里的风》还收录了另一篇散文《一臂之力》，写的是作者1979年考大学，因乡间道路泥泞，泥巴塞满自行车护轮板、护链板，不能前进半步。在焦急和万般无奈之际，正巧遇上同村一个在城里工作的童姓熟人，请求其帮忙把车抬到沥青路上，可是这个他称作“叔叔”的人，“只是笑着，不动胳膊，也不动手”。这时作者才顿悟到“盘踞在他的白脸青胡之中的笑，表达着一种拒绝的意思，便咬牙将自行车扛在肩上，昂

首而去……”，最终“在监考老师准备撤走我的试卷之际，我才气喘吁吁地跑进了考场”。好在作者是年考上了大学。然而，作者在文中表示：“我始终没有对童先生表达过憎恨，也没有对他做过谴责”，只是“告诫自己不要像童先生那样行事”。作者之所以宽容童先生，在于“我必须相信精神世界是有阳光的，人生才有可能健康并幸福。我把童先生归为个案，不想让他具有普遍意义。但这个故事的影响却久久延伸。它像滴水穿石一样反复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使我感到了它的一种提醒。它顽强地繁衍着自己的意义，让我咀嚼了它经常翻新的滋味”。所以，经过10年的认知不断提升，作者从1989年起，“便学习助人。凡是有求，我必应之，只要寻找我，我就开门，虽然渺小若我，能力极弱，不过我一定尽心。我还把怜悯四处相逢的妇幼病残及老痴乞浪之属作为功课而修养”。这篇散文的结论是：所有人都时刻站在一个能够给他人以帮助的点上，所有人都会遇到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刻，也许一臂之力就足以让他梦想成真！一臂之力，实际上蕴藏着慷慨与伟大！不记恨一个曾经能帮助自己而不帮的人，且这件事启示他一生乐于助人，这又是何等的气度，当然，也是一种大格局。

通过详读《灵魂里的风》，明显感到朱鸿的作品比以往更深刻了，他的眼界更宽了，格局更大了，正如他在《文学与人生》中断言：文学并不必然提供什么具体知识，也不传授什么具体技术，但它蕴含的美却足够欣赏和领会。文学所表达的日月星辰之神奇、山川河流之壮阔、春夏秋冬之幻化，或是一线春光照在树叶上、一滴秋雨滴在大海里，固然丰富了人生，而它所揭示的情感之复杂、心理之诡谲，则更能扩大人生的体验。

悦读空间

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
责编：赵命可 美编：刘雯 校对：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藝術報

新书推荐

《他乡》



作者：程永新
出版社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7月
定价：68.00元

程永新以全新小说集《他乡》，书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梦想、失落、离散与重逢：从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少年时代的懵懂情愫，到大学校园里的青春躁动与成长阵痛；从青年时代的漂泊辗转与人情冷暖，到中年生活的隐秘波澜，再到回望半生时的遗憾与和解。故乡渐远，岁月流转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怅惘、缺憾与眷恋，最终

汇聚成每个人心中的“他乡”。

《儒学与美国哲学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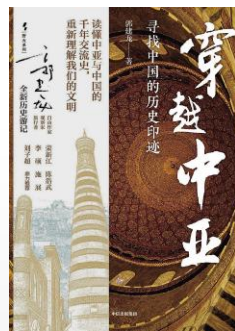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：[美]马修·A.福斯特
译者：张亲霞 张淑茜
出版社：西北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7月
定价：58.00元

该书从比较哲学的视野，对儒家与美国哲学，主要包括爱默生、梭罗、皮尔斯、罗伊斯等的思想进行了比较，主要围绕“友谊”“公民尊道而行”“信仰”“羞耻感”“赎罪”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展开，从跨文化角度、异文化角度重新审视了儒家哲学的世界意义，重新挖掘、阐释儒家哲学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思想内涵与世界价值，翔实梳理儒家理念向外传播的脉络，直观呈现儒家传统思想

对美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产生的实际启发与深远影响，为中西思想比较研究提供扎实细致的分析样本。

《穿越中亚 寻找中国的历史印迹》



作者：郭建龙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集团
出版时间：2026年5月
定价：78.00元

本书以第一人称视角，讲述作者的亲身游历与当地风土人情。作者探访中亚六十多处遗址，穿行于城堡、废墟、绿洲和博物馆，行走在新世纪中亚大地的城市与乡村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，完成了一场对中亚的探寻。撒马尔罕、布哈拉、铁尔梅兹等古城，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起落；粟特人、柔然人、阿拉伯人、突厥人、蒙古人等族群，在此迁移、碰撞与融合。在一次次征服与重建中，中亚形成了鲜明的文明特质，成为牵动欧亚地缘格局的关键枢纽。同时，作者追溯历史人物的足迹，穿越荒城与坟墓，寻找中国的历史印迹。从贰师将军远征求取汗血宝马，到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丝路；从玄奘西行求取经法，到成吉思汗西征纵横欧亚。作者力图还原中亚与中国的复杂交往，以及从未真正断绝的联结。